

接見拉丁美洲外賓時的談話

(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)

欢迎各位朋友。

今天都是拉丁美洲的朋友，你們都是我們的朋友。我們和你們有許多共同點，中國和拉丁美洲各國地位大體是相同的，我們要站在同一條戰線上。當然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，但是我們有共同點，都處在一個不很發達的地位。我們中國在政治上雖然獲得了獨立，經濟發展仍然是很差的，過去有很長時間處於停滯的局面。你們大體上知道，中國過去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，名義上是獨立的，實際上是外國人控制的，這樣的時間有一百多年。一百多年當中，帝國主義就在中國人民身上刮了許多油水走了。我們沒有工業。中國民族工業是受壓迫的。中國是受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；人民很窮，每年要餓死很多人；沒有文化，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文盲，因此我們是一個“一窮二白”的國家。譬如鋼鐵，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上的鋼鐵，也就是蔣介石所管的鋼鐵，年產量只有十萬噸。在座的有巴西朋友，聽說巴西每年有一百六十萬噸鋼，而蔣介石滅亡的一九四九年只產鋼十萬噸。全中國只有四百萬產業工人，但有廣大的貧農，占幾億人口。所以工人階級依靠貧農，結成聯盟；也就是說，無產階級同半無產階級首先結成聯盟，然後再聯合中農，然後再聯合民族資本家，再聯合愛國的知識分子。這樣一來，一百人中間我們就聯合了九十個人，反對我們的人就只有百分之十了。這樣一團結，革命就能勝利了。還有國外的幫助，國際的幫助，這種幫助也是一種聲援的性質。我們長期被敵人圍困，不可能從外國取得物資幫助，但是我們取得道義上的幫助。譬如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，亞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力量，都對我們有幫助。今天在座的是拉丁美洲的朋友，你們的鬥爭，就是對我們的幫助。因此我們要感謝你們。你們牽制了帝國主義的力量，譬如古巴，就在美國的旁邊，你們的鬥爭幫助了我們。其他拉丁美洲的國家，如智利、哥斯達黎加、厄瓜多爾、哥倫比亞、巴西、阿根廷、秘魯，我們並沒有建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，但是你們的工作幫助了我們。我們很感謝，我們是這樣看的。也就是說，你們是我們的朋友，不是我們的敵人，在座的沒有我們的敵人，是不是？（全場大笑）我們沒有利害衝突，我們有一種友誼關係，我們希望你們勝利。

拉丁美洲有差不多兩億人口，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。美國人並不都是反對我們的，要把美國的人民和資本家區別開來。美國的壟斷資產階級也就是對你們不利的那個階級。比如古巴的糖，就被那個資產階級所壟斷。聽說智利的銅，哥倫比亞的石油也是受美國控制的。美國在巴西有沒有投資？（巴西朋友說：很多。）阿根廷有沒有？（阿根廷朋友答：也很多。）美國人就是錢多，（全場活躍）他們的錢不僅是剝削本國工人階級和農民得來的，也是從各國剝削得來的，他們的財富建立在對我們的剝削上。昨天我會見了非洲十二個國家和地區的朋友，非洲人口和拉丁美洲差不多，他們是兩億一千萬，拉丁美洲是一億九千萬，只比你們稍多一點，差不多相等。合起來，這就是四億人口。亞洲人口有十四億五千萬，蘇聯兩億人口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億。全世界共有二十七億人口，西方世界只有五億人口，但也還

要加以区别。大多数人是好的，殖民主义者只有少数人。全世界的殖民主义者同他们在各国的同盟者——例如中国的蒋介石，朝鲜的李承晚，土耳其的曼德列斯，古巴的巴蒂斯塔，加起来顶多是一亿。就算占人口的十分之一，也只有二亿七千万，人相当的少。十个指头只占一个指头。有一些人现在还不觉悟，譬如美国工人中也有同资产阶级合作的，他们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。事情还是靠人民决定。究竟是巴蒂斯塔的力量大，还是“七·二六”运动的力量大；在三年以前，即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，你们从墨西哥登陆时只八十二个人，而巴蒂斯塔那时有很大的力量，他曾经杀死两万古巴人。我们过去也是手无寸铁的，权力是在蒋介石手里，后来又有美国人帮助他。但是蒋介石还是打败了。巴蒂斯塔也是打败了，由此得出一条结论：反动派，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走狗，他们的力量形式上很大，实际上有的已经被推翻了，有的将要被推翻。手上没有武器的人，推翻那些手上有武器的人；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；穷人把富人推翻了。是我们推翻敌人，不是敌人推翻我们，还是人民决定。团结百分之九十的人就有办法，要组织统一战线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。我们不但团结了工人、农民，而且团结了民族资本家，我们到现在还是跟他们一道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，教授、教员、艺术家、工程技术人员、新闻记者，凡是赞成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这些人都团结起来。

我们解放十年了。过去只有十万吨钢，去年我们就有××××多万吨，×年可能谈到××××万吨左右，×年可以超过日本和法国，×年再看吧，如果能有××万吨的话，就可以超过英国。所以事情是由人办起来的。我看我们的事情好办，包括拉丁美洲，非洲，整个亚洲和社会主义各国在内，当然困难是有的，有些国家受外国控制，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，但是人民要斗争。南朝鲜、土耳其的人民已经起来斗争，这对你们都有帮助，中国的工作对于你们也许有些帮助。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，社会制度不同，但是可以团结起来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对西方国家怎么办呢？几百年来，世界是由他们决定的。听说他们的力量还相当大，要防止战争，争取和平，要不要跟他们打交道？我们认为应该同他们打交道。因此，我们支持联合国会议，能够裁军，不打原子大战就好。但是专依靠联合国会议行不行呢？不知道你们意见怎么样？专依靠，我们看来恐怕不行。（外宾中有人说：要两条腿走路。）两条腿走路，我赞成，就是同时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，而且第一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，第二才依靠会议。譬如我想和美国人打交道，可是他不开，并且还影响许多国家，譬如法国、西德、日本都不同我们打交道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我们是不是睡不着觉呀？不，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，他们想把中国分为两个，承认台湾，不承认我们，在联合国让蒋介石代表中国。蒋介石是中国的巴蒂斯塔，巴蒂斯塔跑到葡萄牙，蒋介石跑到台湾，都是在美国保护之下。我们认为美国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，喜欢帮助坏人。（全场大笑）喜欢帮助巴蒂斯塔、蒋介石、李承晚、阿登纳、岸信介、佛朗哥。他们喜欢那些人，脾气怪得很。（全场大笑）各位朋友有什么意见？

（古巴军队总督察：我想大家都同意你的意见。）

很好，我们能够取得共同一致的观点，所以我们是朋友。我们的朋友很多，全世界顶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。

（古巴军队总督察：十分之一还不到，有些人受欺骗，所有的人民都是高贵的。）

可能不到十分之一。但是人民不能包括蒋介石、李承晚、巴蒂斯塔，他们是人民的敌人。总之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事情就好办。什么都要依靠人民。我们今年可能取得××多

万吨钢，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口，按人口比例来说，还不多。我们人很多，粮食不多，棉花不多，钢铁不多，但是我们相信可以发展，因此需要时间，需要和平，需要朋友。

你们准备在中国呆多久？（一位外宾：时间由中国工会决定。中国很大，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参观到。）

由你们决定吧。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吧。还有朋友发表意见没有？

〔在一些外宾发言以后〕再说几句，有些朋友说到中国来学习的。我们要互相学习，互相交换经验，尤其是古巴的经验。古巴经过两年半的斗争，我们经过二十多年。条件不一样，古巴离美国很近，取得了胜利，我们离美国很远，也取得了胜利。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产生的，中国有中国的条件，希望朋友们作分析，哪些是优点，哪些是缺点，有哪些是经验，有哪些是错误。现在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，我们有个整风运动，每年一次两次。中国犯的错误的，你们研究也有意义，也就可以避免再犯类似错误。经验不能照搬，只能作参考。

有的朋友提到建立人民公社问题，我们的人民公社就是把合作社扩大发展起来的，把二十个、三十个合作社并成一个公社。人多了，平均五千户一社，少的二千户，多的一万户。人多，土地多，力量大，所以它比合作社更好。有的朋友也想办人民公社，如果要办，我建议不要采取人民公社这个名称。一九五八年，一九五九年，因为这个名称，我们挨黑。假如不采用这个名称，把合作社扩大也可以。但是不是后悔？我们不后悔。这个名称是群众取的，就是这个省——河南省开始办起来的。一九五八年夏季成立了人民公社。杜勒斯骂我们，说人民公社是不好的，不能长久的，进行奴隶劳动，没有自由，又拆散家庭，丈夫见不到老婆，妈妈见不到孩子。还有一个大跃进，也是骂的名称。我们如果改个名称叫高速度发展，可能就不挨骂了。总之，只要稍微改变一点习惯，人家就骂。但是，我们已经改变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我们离美国很远，离上帝很远。（全场大笑）罗马教皇不喜欢我们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人民公社是不是奴隶劳动？是不是自由？在座的朋友已作了答复。中国人过去是奴隶劳动，就是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工作，替他们当奴隶。现在他们不当奴隶了，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。敌人说只有台湾有自由，大陆上是奴隶劳动。现在又轮到古巴身上了。美国说巴蒂斯塔领导有自由，××××领导下是奴隶。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。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和我们是两套。朋友们，哪个对，将来看吧！他们帝国主义制度那么好，我看不出。所以请他走路，回老家去。（笑声）总有一天，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。

艾森豪威尔因为没准备好，又看到我们力量大，不敢打世界大战。但是很难说，有两个可能。一是有争取持久和平的可能，要为此而奋斗，另有一个可能还有大战。阿根廷朋友讲的好：“要保持弹药是干燥的”。东方有个日本，一亿人口，是军国主义，和美国签订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，它和西德一样，正在复活军国主义。西德和日本，都是美国喜欢的，支持的。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是，日本人民正起来斗争，他们不赞成岸信介政府，不赞成日美侵略性的军事条约，明天将有几百万日本人民进行示威。我们要支持日本人民。南朝鲜，土耳其人民的斗争，对我们对你们都有帮助，日本人民的斗争对你们也有帮助。

祝你们斗争胜利！大家团结起来！